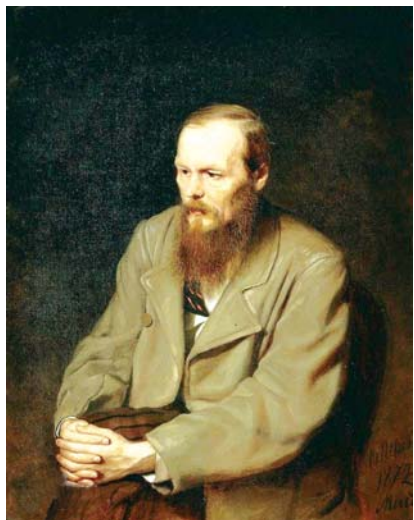


阅读空间

韦丛芜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汪玉良



陀思妥耶夫斯基肖像



韦丛芜

200年前诞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思想家、哲学家，1849年他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并流放。他和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并称为俄罗斯文学“三巨头”。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被介绍到中国，始于一九二六年由韦丛芜翻译、未名社出版的陀氏处女作《穷人》。以诗集《君山》的创作奠定了自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地位的未名社二十一岁青年诗人韦丛芜，又早在十九岁时开译陀氏二十四岁创作的小说《穷人》，令鲁迅先生为之欣喜异常。鲁迅在为韦丛芜翻译的《穷人》出版时写的《小引》中指出，这本书是“陀氏小说创作的第一部，也是使他即刻成为大家的作品；格里戈洛维奇和涅克拉索夫为之狂喜，别林斯基曾给他公正的褒辞。”“中国的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近十年了，他的姓名已经听得耳熟，但作品的译本却未见。……这回从芜才将他最初的作品，最初介绍到中国来，我觉得似乎很弥补了些缺憾。”

鲁迅、韦素园、韦丛芜对《穷人》的译稿精细打磨，对《穷人》的出版严格把关；韦丛芜不仅参考了数本英译本，并将《穷人》的英文译本“引言”附在卷首，全面介绍陀氏，以方便中国读者“知人衡文”；同为翻译大家的胞兄韦素园用俄文仔细校订，再由鲁迅校订全稿且“比较了日文译本以定从违”。鲁迅在《小引》中还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集十二巨册中，这《穷人》虽然不过是一小分，但在我们这样只有微力的人，却很用去了许多工作了。藏稿经年，才得印出。”鲁迅先生参考了几部外文书籍，以极简练的文字为《穷人》的出版亲写《小引》，高度概括出陀氏创作的精髓及其价值，并称陀氏为“残酷的天才”、“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

正是有此“出手不凡”，《穷人》甫一问世，立刻产生巨大反响，于一印再印，一版再版！而这样认真、切实、从小处细处做下去的态度、意志，便形成了未名社的传统，鲁迅后来有总结性的表述，参见《忆韦素园君》，此不赘引。

在翻译、出版《穷人》的历练之后，二十二岁的韦丛芜开译陀氏代表作《罪与罚》，历时四年，于1930年底译完这部陀氏五十四岁时创作的巨著，同时翻译出版了陀氏夫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为帮助读者全面了解陀氏其人。期间韦丛芜谨遵鲁迅1925年的提醒：“《罪与罚》与马克思的《资本论》一样，‘都不是暇末加咖啡、吸埃及烟卷之后所能完成的’，除了在1930年临难受命独力支撑未名社，她全力以赴译、校《罪与罚》。胞兄素园抱病为这本书写了两千多字的‘前记’。韦素园既为‘从芜译完了这部巨著，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很爱它’，又从理论的高度全面介绍陀氏及其《罪与罚》，并借英国文学家德林瓦特语称《罪与罚》‘或是一切写实派作品中的最伟大的’。鲁迅更是于欣喜中为从芜审阅《罪与罚》全稿，并为译定全书人名，更向韦丛芜郑重交待：‘以后要专译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最好把全集译完！’遗憾的是，韦丛芜因生计与兴趣的转移，当时没有继续翻译陀氏作品。直到15年后的1946年才重新做起。

《罪与罚》于1931年由未名社出版问世，再次引起轰动。这本书《罪与罚》于未名社初版后转开明书店、文化书店等出版，后又编入《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先后印行十余版。

韦丛芜译的《罪与罚》问世后长期受到读者的喜爱并产生广泛影响。唐君毅先生曾在《安徽统一战线》1996年第2期上刊文说：“我生也晚，韦立人先生当霍邱县长的1936年，我还是个不大懂事的小学生，于事一无所知。因家住颍上县的唐集湖，与霍邱县新店隔河相望，通过几位参加‘农村工作人员训练班’的乡邻叙述，才知道韦立人曾是大学教授，有几部成名译著问世，青年英俊，抱负很大……四十年代间，我开始阅读外国文

学，接触最早的一部书便是韦丛芜翻译的《罪与罚》，对译者其人了解，更不知道韦丛芜即当年的霍邱县长韦立人……五十多年后从一九九五年第五期《安徽统一战线》读到《韦丛芜先生二三事》一文，才把积存于思维里的韦丛芜、韦立人合二为一，并且，我的心一直在颤抖……”

鲁迅先生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生涯一共有三十五年，虽那最后的十年很偏重于正教的宣传了，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即作品，也没有大两样，从他最初的《穷人》起，最后的《卡拉玛卓夫兄弟》止，所说的都是同一的事……”而韦丛芜“著作生涯”断断续续长达53年，其第一“断”便是弃教从政，更名“立人”，返回家乡，启发民意，开发两湖，实践乡村建设的“理想”，虽有建树，却也处处碰壁，至于身陷囹圄……“但其为人，却不妨说是始终一律”，于1946年重归旧业，翻译出版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的囚犯》（又名《死人之家》）等，他并在《西伯利亚囚犯》的序文中写道：“帝俄刑罚残酷，它倾覆得也越惨，这是历史的教训……”

1950年，韦丛芜参加上海市翻译工作协会，并出任文艺组负责人，稍后担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至1955年翻译出版了多部欧美文学作品，其中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艺术最为成熟、创作生涯中最后一座里程碑式巨著《卡拉玛卓夫兄弟》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短篇小说集》——“虽是他的短篇，也没有很简短，便于急就的。”（鲁迅：《〈穷人〉小引》）

当此之时，韦丛芜牢记鲁迅的嘱托，雄心勃勃，矢志不渝：“希望再花三年功夫，把陀氏小说全集译完，然后专修俄语，重校一遍，完成一生中的一件有意义的工作。”（韦丛芜：《〈罪与罚〉八版序言》）

当年鲁迅曾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鲁迅：《忆韦素园君》）而研究了一辈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韦丛芜，竟然也成了可以收在陀氏作品里的不幸的人——似乎比兄长韦素园更其不幸的人！

然而韦丛芜还是有文人精气神的，并没有被压垮。他以鲁迅的嘱托温暖着自己的心和笔，由同样受难受难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他作品里人物陪伴着，继已然完成的《穷人》、《罪与罚》、《西伯利亚的囚犯》（《死人之家》）、《卡拉玛卓夫兄弟》等之后，又完成了《永久的丈夫》、《魂灵》、《未成熟的青年》、《孤女》、《家庭的朋友》、《地下室笔记》、《白夜》、《叔叔的梦》、《诚实的贼》等数百万字的陀氏作品的翻译。韦丛芜据此也足以告慰鲁迅、韦素园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在天之灵。

如果套用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最后一段的句格，韦丛芜似乎也可以这样说：“我已经做（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而且，韦丛芜其一生与陀氏及其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感同身受，也正如鲁迅所说：“穿着灵魂的深处，使人受到了精神的苦刑而得到创伤，又即从这得伤和养伤和愈合中，得到苦的涂除，而上了苏生的路。”（《〈穷人〉小引》）其实是鲁迅先生，一经发现韦丛芜的目力和译笔，便立刻全力予以激励、帮助、指引并托以大任；韦素园对陀氏情有独钟（他逝世前三十六天于垂危中致友人信还表示“我若不病，决毕生研究他”），自然倾力扶助弟弟从芜；从芜自然义无反顾责无旁贷，在恩师和胞兄扶持之下，决然承担向我国读者介绍陀氏的重任。

雁过留声。韦丛芜逝世后，上海译文出版社再版了韦丛芜译的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德莱塞长篇小说《巨人》，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韦丛芜选集》，其中收编了《穷人》、《魂灵》两部陀氏小说——这在当时，应该说都是具有象征意义的。

韦丛芜在鲁迅长期关怀、指导下，文学成就斐然。其“著作生涯”以译介陀氏作品始，以译介陀氏作品终，这在中外文化、文学交流史上也似乎并不多见。韦丛芜介绍陀氏的开山、集成作品之功，应当予以充分评价。韦丛芜译陀氏的风格特色及其影响，堪比朱生豪之译莎士比亚、傅雷之译巴尔扎克——这是有“实践检验”作证的。

时至今日，研究“未名社”的文章、著作汗牛充栋，从事研究的专家学者一如过江之鲫，这是好事。但也似乎可以重新“认识”韦丛芜先生了。须知，在未名社的山名事业中，韦丛芜著、译并不逊色，仅就其翻译陀氏一系列作品而言，也都是“重量级”的成果！即便遑论其它，仅将其以热血与生命译出的陀氏作品出版问世，则在我国，也当成为一大奇观。（图片均来源百度百科）

附：
韦丛芜（1905年3月16日～1978年12月19日），原名韦崇武，又名韦立人、韦若愚，1905年农历三月十六日生于安徽六安市叶集区。北京燕京大学毕业。曾在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为鲁迅组织领导的未名社成员，《莽原》半月刊撰稿人之一。建国后曾任上海新文艺出版社英文编辑。韦丛芜的主要作品有诗集《君山》《冰块》等，译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穷人》《罪与罚》《卡拉玛卓夫兄弟》、美国杰克·伦敦的《生命》等。1985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有《韦丛芜选集》。

此次上线的地方文献数据库具有实现特色数据库全库、全文检索；阅读内容转文字功能；馆内免费访问，馆外读者证登陆访问；提供独立高阅读平台等特点。据了解，地方文献是各图书馆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本地文化、经济发展的纪录和积淀，为读者查阅地方文献资源、研究者获取所需资料提供保障。地方文献数据库建设为图书馆文献服务提供了新途径，也拓展了图书馆的服务功能。

六安地方文献数据库上线

本报讯（记者 邱杨）近日，六安市图书馆六安地方文献数据库上线使用。记者从市图书馆了解到，基于保护纸质文献及提高地方文献利用率的需求，市

图书馆特地精选100本反映六安特色人文历史且出版年限较早、副本量少不适合开架阅览的地方文献，经数字化加工后，以特色数据库的形式开放给读者存

取使用。此批数字化的地方文献主要以六安地方志、年鉴、史料资料等为主，出版年限涵盖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

从筷笼说文化

漆威



图为陶器筷笼。

正月十八，笔者收藏了部分农耕民俗文化藏品，其中有三件陶器筷笼，多年来我一直喜欢收藏大别山区的陶器筷笼，这三件我自认比较珍贵，很高兴，因为正面的图案很有意思，其一是麒麟送子，其二是米字图案，第三件是四个文字，上刻“有肉如林”。

麒麟送子的意思很好理解，麒麟送子是我国古时候祈子法的一种。传说中麒麟是仁兽，是吉祥的象征，能为人们带来子嗣。[晋]

王嘉《拾遗记》中描述：孔子诞生之前，有麒麟吐玉书于其家院。这个典故成为“麒麟送子”的来源。

米字图案的筷笼，是农家所用比较多的一种，这种米字图案是米字套米字，有多个小米字，又有一大米字，意思是米多。

不仅有小米，还有大米，寓意着人民非常向往粮食丰收，有米才幸福。

刻“有肉如林”四字的筷笼，也是我第一次所见筷笼之上有此字。这个意思原来也

有一点点了解，有一些文字中如“有酒如池，有肉如林”、“有酒如泉，有肉如林”、“村醴似粥家家醉，社肉如林处处留”等等。更有古代诗人陆游诗句“社肉如林社酒浓，乡邻拜祝年丰。太平气象吾能说，尽在冬冬社鼓中”，该文出自古诗《春社》。这一小小筷笼，有如此文化内涵，让人感慨。

筷笼有多种多样的，有木质的、有瓷质的、有竹质的、有陶质的，但在大别山区的筷笼最多的是粘土烧制的陶质的筷笼，它的各种图案形成了特有的文化。

每一件陶器筷笼作品，都是唯一的，因为它不是批量生产的，农户人多，分家时小家庭的厨房要一个筷笼，户主就会找烧砖瓦窑的师傅为他做一件陶器筷笼，这位烧窑的技师会用一块泥，设计图案、雕刻成型、阴干进窑，与砖瓦一起烧两三天，就出来了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是乡村技师，按他的思想随意设计雕刻，但是他都有美好的图案、深刻的寓意，而且每一件还有一个名字。在大别山农耕民俗文化展览馆中所陈列的陶质筷笼，参观的旅客都非常喜欢，专家学者也进行研究。

“麒麟吐子”很有意思，麒麟张开嘴巴，吐出很多籽籽，这种寓意就是富贵之家，多子多孙。“喜雀登梅”的图案，刻有梅花喜雀，是新婚夫妇新家新气象，寓意幸福小家。“荷塘鹤舞”图，表示风光优美，环境美好，和谐太平。“富贵长寿”图案有

上下两部分，下半部是金钱图案，寓富贵，上半部是五指山，意长寿。“鹤舞湖塘”之图案，代表鱼米之乡，意思是不仅仅有米、还有鱼，是有生活、有情趣人家。“枝繁叶茂”是森林茂盛图案，形容枝叶繁茂，或比喻家族人丁兴旺，后代子孙多，该意出自《琴心记》。比喻积极向上、兴旺发达的美好之家。“双喜临门”的圆形图案，表示团团圆圆，喜事多多。“蟠桃盛会”是民间故事的图案，在《汉武帝内传》、《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等古籍中都有记载，以此形成的西王母文化可谓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士林祭塔”更是美好的民间故事，传说状元郎许士林祭塔救母，感到上天，白素贞提前出塔。

“麟吐玉书”寓意早生贵子。麒麟为雌。传说孔子降生的当天晚上，有麒麟降临到孔府阙里人家，并吐玉书，上有“水精之子孙，衰周而素王，微在贤明”字样。既众人孔子非凡人乃自然造化之子孙，虽未居帝王之位，却有帝王之德，堪称“素王”。

“锦鸡戏牡丹”比喻好上加好，美上添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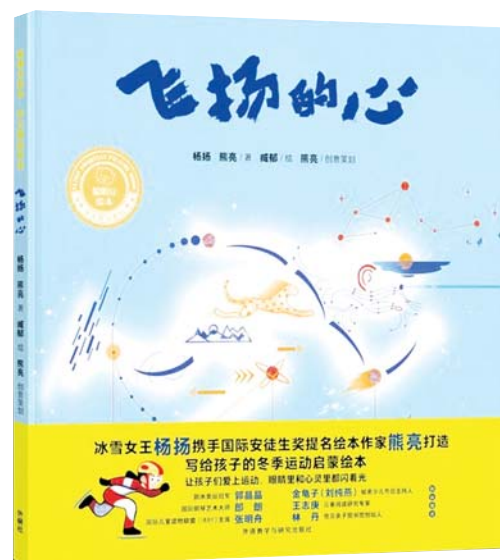
关于收藏陶质筷笼，是我一个很大的爱好。收藏了很多，也难一一介绍，这种陶器已有半个世纪没有民间技师生产了，我感到越来越难收藏了。

筷笼是装筷子的，它是每一个家庭必有的，说到筷笼必须说到筷子。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已出现象牙精工制造的筷子，也就是说中国有史记载的用筷历史已有3000多年。

筷子是由汉族发明的非常具有民族特色的餐具。筷子是用具，常用的竹筷几千年没有改变，而装筷子的笼却在变，现在用的筷笼都是塑料筷笼，陶质筷笼已经很难见到了，变成了民间记忆。

我收藏的农耕民俗藏品作为专题较多的有：布鞋、陶器、灯具、红色文化等等。同时也会把陶质筷笼作为一个专题，保留特有的文化现象，让更多的人寻找乡愁，感受历史。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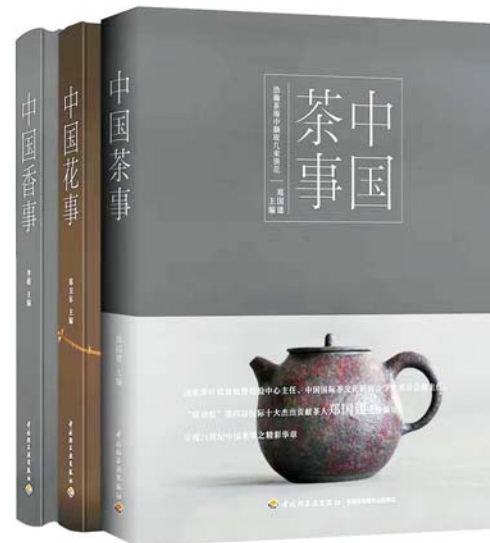


《飞扬的心》

杨杨 熊亮 著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推荐理由：这是奥运冠军杨杨写给孩子的冬季运动启蒙绘本。该书根据杨杨的成长经历改编，部分资料取自杨杨1998年的训练日记，首次公开曝光。故事讲述了一个小女孩从学习滑冰，到参加正式比赛的全过程，带领孩子探究运动带来的身体和心灵的感受。



“中国茶事”系列图书

郑国建 著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推荐理由：《中国茶事》《中国花事》《中国香事》全套书共三本。茶文化、花文化、香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三个非常有趣的组成部分，这套图书推出之后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书与人



本栏责任编辑：邱杨
邮箱：qiuyang164@126.com



“喜雀登梅”图。



“荷塘鹤舞”图。



本栏责任编辑：邱杨
邮箱：qiuyang164@126.com

承印：皖西日报社印务有限公司